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十二回 喬識幫閒脫空騙馬 風流俠士一諾千金

詩：青驄本自出胡塵，赤兔胭脂亦等倫。  
果是世間無價寶，終為天下有名麟。  
輕財俠士原相贈，負義奸徒竊貨人。  
更有千金能一擲，三賢從此結雷陳。

原來如今的幫閒主顧，個個都是色厲內荏，口是心非，門面上老大鋪排，心窩裡十分奸險。看見你有一件可意東西，便千謀百計，決要馬扁到手，方才心願滿足。且說這夏方乘了青驄，別了婁公子，不上兩個時辰，竟到了沙村。心中忖道：「我想這匹青驄豈是尋常之馬？便拿了千兩黃金，踏破鐵鞋，也沒處買的。我想只怕不得到手，既到了手，難道怕不是我的？我那孩兒夏虎到有些見識，且帶回去與他商量，早早尋個售主，賣他千數銀子，到別處去做些勾當，強似幫閒一世。」一回走，一回想，看看走到自家門首，便把青驄帶到那草地裡桑樹下係著，轉身正待敲門。

原來那夏虎睡在床上，聽得馬鈴聲響，暗想道：「古怪，我這沙村裡面，算來幾家人家都沒甚湯水，那裡得有個騎馬出入的？若是過路的，但我們偏僻去處，又無人到此，終不然，難道是甚歹人，要來下顧我們這幾間草屋不成？」連忙一骨碌跳起身，披了衣服，提著燈趕將出來。開門一看，見是自家老兒，又驚又喜道：「爹爹，怎麼去而復返，那匹馬是那裡的？」夏方道：「孩兒快快噤聲，莫要大驚小怪。你且將燈去把那匹馬仔細瞧一瞧看。」

夏虎急忙忙拿了一盞燈，走到青驄面前，欲待看個仔細，被他一腳踢來，翻筋倒跌去，燈兒不知撒在那裡。輕輕叫道：「爹爹，不好了！快進裡面去，再點火來。」夏方便走進去，吹了半個更次，方才點得燈著。連忙走來，扶起夏虎道：「孩兒，不妨事麼？」夏虎搖頭道：「好利害的畜生，不啻近著他身子，就弄去了一層皮。爹爹，虧你怎麼樣騎他回來？」夏方道：「孩兒你莫輕視了他，我和你一生發跡，明日都要出脫他身上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，你說來都是那沒搭撒的話兒。這樣一匹不識人的畜生，不過帶去賣得三五兩銀子，終不然就夠我們一生發跡？」夏方道：「孩兒，你再走上前去看一看看。」夏方被他踢怕了，便回道：「爹爹，甚麼要緊，若還又是一腳，踢去了幾個牙齒，教我一世便破相了。」夏方道：「孩兒不妨，待我帶住韁繩，把你看罷。」

夏虎恰才壯著膽，執了燈，仔細一看，把舌頭伸了一伸道：「爹爹，利害得緊，我和你果然有這世發跡了。莫說這馬好歹，看這副鞍轡，就值了千金。爹爹我且問你，這馬還是那裡帶來的？」夏方道：「孩兒，此馬號為青驄，出於胡地。我們中國，再沒有這樣的形相。」夏虎笑道：「原來如今帶毛畜生都是有號的。爹爹，孩兒時常聽得人說，外國的馬與我中國的不同，著實會得行走的。」夏方搖頭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這匹青驄一日能行三四百里，追得風，躡得電，登得山，涉得水，真是無價之寶。你爹爹用了一片心機，結識在婁公子身上，方才弄得到手。」

夏虎歡喜不及，道：「爹爹，我和你只愁弄不到手，終不然到了我們沙村，難道肯放他轉去。孩兒有個見識，這匹馬我們卻用不著，不如明早起來，帶到林二官人莊上去，連這副鞍轡，賣他幾百兩銀子。拿來做些生意，強如看人的面皮。」夏方道：「孩兒說得有理。待我替他卸了鞍轡，且帶他到間壁空房裡去。過了今夜，明日再做法理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倘是婁公子明日著人來尋訪，卻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狗了。我們這裡光棍人家，那個不曉得鍋灶兒擺在床面前的，有甚麼大家私拋閃不下。明日就把大門鎖了，我們一齊到林二官人莊上權住幾時。探他個下落，慢慢的再走出頭來，便向別州外府去做些勾當，快活了這一世，恰不是好。」夏方歡喜道：「孩兒，我說畢竟是你還有見識。」連忙便把鞍轡卸了，著夏虎提燈引路，他就帶到間壁房裡，又尋些草料餵了。父子二人，竟自上床安寢。有詩為證：

父子同謀為不善，忘情即是昧心人。  
千金入手雖容易，行短天教一世貧。

真個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這夏方是連日行路辛苦的，上床便呼呼睡著。這夏虎那裡睡得著，翻來覆去，千思萬量，只要算計賣得銀子到手，所以竟夜不曾睡得一覺。到了五更天氣，就把父親推醒道：「爹爹，趁早起來做些飯吃，便好走路。若是到了天明，有人曉得我們消息，明日若還做將出來，不當穩便。」夏方睡中聽見，連忙爬將起來，穿了衣服，便去吹火做飯吃了。依舊把鞍轡拴了停當，帶在門首，便把大門關攏，鎖得好好的。此時正是東方漸白，村裡尚未有人起來，他父子二人帶了青驄，悄悄走出沙村，徑往大路，投奔林家莊上。

說那林二官人，名炯字耀如，就是汴京林百萬的兒子。年紀只有二十餘歲，一表人材，甚有膂力，少年豪俠，聰慧出群，四方豪傑，多慕其名。他喜的是騎馬試劍，若有人帶匹好馬，拿把好劍去賣與他，只要他看得中意，要他一百就是一百，要他一千就是一千，再不與人量多量少。他們下卻有二十多個莊客，個個都有些本事，不是開得一路好棍，便是打得一路好拳。因此汴京城裡城外，盡皆聞名。

說這夏方、夏虎帶了青驄，走了十多里路，恰好正到林家莊上。但見：

八字牆開，石獅子分開左右；一層樓閣，瓦將軍鎖鎮東南。黃土築低牆，上覆兩層茅草；碧波通小澗，內潛幾尾游魚。山霧蒙蒙，盼不見重重城郭；村莊寂寂，都是些小小人家。

他父子二人正走到莊門首，只見裡面一個後生莊客走將出來，問道：「二位是那裡的？」夏方連忙唱喏道：「小可是沙村人氏，將來求見林二官人，望乞轉達一聲。」莊客便把青驄看了兩眼，道：「二位敢是帶這匹馬來，要我二官人看個好歹麼？」夏方點頭笑道：「便是這般說。」莊客道：「二位少待，我二官人昨晚中了酒，這時候還未起來。請在這裡等候一會，待我進去通報。」夏方道：「小可恭候回音。」那莊客便走進去。你看這夏虎點頭播腦，暗暗的與父親商量，開口價討他多少，出門價便是多少。

說不了，莊客出來回話道：「二官人在堂前要請相見。」夏方便同莊客進到堂前，對著林二官人深深唱諾。林二官人嘻嘻笑道：「足下貴處那裡？有甚貴幹到我小莊？幸乞見論。」夏方道：「小可住居沙村，聞得二官人廣收良馬，特帶得一匹在外，敬來請教。」二官人聽說有一匹好馬在外，十分之喜，便同夏方走將出來。見了夏虎，連忙拱手問著夏方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夏方道：「此是小兒。」二官人笑道：「原來是令郎，失敬了。適才未曾請教得高姓？」夏方正要說合姓來，被夏虎一把扯過背地裡，說了幾句。夏方遂改口回答道：「小可姓秋名萬，小兒便喚做秋彪。」二官人方把手拱了拱，就將手帶過青驄，仔細看了一會，果然這青驄到也識人，憑他帶來帶去，一些不敢跳動。

二官人問道：「足下這匹馬從何地得來？」夏方道：「此馬名為青驄，小可從外國帶回。」二官人道：「果然好一騎青驄馬！我這中國，再無此種。只是前者城中俞參將家出征西虜，也帶得一騎回來。半月前帶在城外放青，我曾經眼看見，那顏色與這青驄一般相似。敢是外國多生此種？」夏方道：「二官人，這也不同，只是這樣顏色的價錢高貴。」二官人道：「待我試騎一騎，若是去得平穩，我這裡可用得著。」便挽住韁，扳著鞍，騰空躍上，一個屁頭就跑了十多箭路。二官人連忙帶轉籠頭，就如一道生煙一般，合一合眼，就轉到莊門首。跳下鞍來，對夏方喝采道：「不滿足下說，小莊上雖養得幾匹快馬，怎知這匹青驄步又穩，走又快，當日關公赤兔胭脂，不是過也。如今請二位到堂前坐下，求一個實價。」就喚莊客：「把青驄快帶到槽上去喂些水料，休要餓渴了他。」

那夏虎聽說要講價錢，曉得是好意思，巴不能夠討他一萬兩。三人同進堂前坐下。二官人道：「二位既然肯賣，我這裡情願肯買。君子不羞當面，到請一個老實價錢。」夏方笑道：「自古道：『寶劍贈與烈士，紅粉贈與佳人。』二官人既用得著，即是小可

相贈也只有有限，終不然俗話說得好，要一個馬大的價。」夏虎見父親說這幾句，只道是真話，便射了兩眼道：「二官人，既要我們講價，如今還只講青驄價錢，還把鞍轡同講在內？」二官人笑道：「自然一併講價，難道再拿了這副，實與別人不成？」夏虎道：「我家父到不好開口，二官人在上，又不敢多求。依小子愚意，青驄只要一千兩，鞍轡只要五百兩，共一千五百兩，此是實價。」二官人把夏方看了一眼道：「論將起來，也不為多，還請二位略減些兒。」夏虎道：「二官人，若要我家父開口，定是三千。這是小子一刀兩段，斬釘截鐵，一千五百原是實價。」二官人道：「還與尊翁商議，再減去些。」夏方見他決意要買的光景，假意兒把夏虎看了一眼道：「二官人這裡不比別處，怎麼樣孜孜較量？就減三五兩吧。」二官人道：「我既喜他，那裡爭得三五兩銀子。」一口氣走進裡面去，叫小廝扛出一隻皮箱，又拿出一個拜匣來，就向堂前裝起天平，叮叮噹噹，把這一千五百兩銀子登時兌完，約有二百三四十錠。又取出文房四寶來，寫了一紙賣契，一邊交銀，一邊交貨。

夏虎便解下腰邊一條青布搭膊，拴了三百餘兩，夏方兩隻衣袖藏了二百多兩，其餘把一個布袱包裹起來，裝在叉袋裡，馱在肩膀上，就要起身作別。夏方背地道：「孩兒，你道還在二官人莊上權住幾時，再好回去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，你又來沒主意。方才可聽得二官人說甚麼俞家，若在這裡兩日，萬一有人探知我們消息，馬又要送還，銀子又要反璧，我們又沒了體面。如今有了銀子，還怕沒處安身？古人說得好：三百六十相，走為上相。」夏方把頭點了一點，便不則聲。轉身正要與二官人作別，只見裡面擺出午飯來，便留他父子吃了午飯，遂謝別起身。二官人道：「難得賢橋梓特到小莊，雖然簡慢，便屈留在此，盤桓幾日再去不妨。」他父子再三辭謝，只得送別出門。

說那婁公子從夏方乘了青驄去後，等了六七日，還不見他轉來，心中懊悔，好生牽掛，無一刻放心得下那騎青驄。便著人趕到沙村看他蹤跡，那裡見個夏方？婁公子左思右想，自付道：「難道有這樣沒人心的？我素以心腹待他，把他青驄乘去，料他決不有負，怎知去後再不轉頭？」又無蹤跡，不見鄭玲瓏來，十分疑惑。只見門上人進來通報道：「外面有客求見。」婁公子把東帖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「通家契弟俞祈頓首拜。」便回喚作喜道：「這是俞公子，」慌忙著人開了中門，自己整冠倒屣，出門迎迓。進了中堂，相遜揖罷，左右列坐，獻茶數巡。婁公子站起身來，重複奉揖道：「向承仁兄過愛，慨贈青驄，佩德不忘，日前極欲叩謝，因小恙不果。今日又蒙大駕寵臨，見愛特甚，何幸如之！」俞公子道：「小弟辭別仁兄許久，嘗有日隔三秋之歎。今日積誠奉叩，又承不拒，得清光，實出望外。」婁公子笑道：「日來天色融和，正好尋芳遊獵，仁兄不知幾時帶挈小弟一往？」

俞公子道：「小弟近因家君拘束讀書，久無此舉。將來稟過家君，倘或見允，便來相邀。請問仁兄，前者小弟所贈青驄，還可乘得麼？」婁公子支吾道：「重承厚賜，連日小恙，未曾乘他出門。」俞公子道：「此馬性最猛烈，三日不乘，便發起威來，抵當不住，兄卻不知。快著人帶出來，待小弟看他一看。」婁公子又支吾道：「小弟恐他便要懶惰，著人帶往城外放青去了。」俞公子道：「仁兄說著城外，小弟前日在途中偶遇林耀如兄所乘一匹馬，與這青驄並無兩樣。那一副鞍轡，也這般相似。因此問起，他說是日前沙村裡一個人帶來賣與他的，在鞍轡共是二千餘兩。小弟想來，難道果然值這許多價錢？」

婁公子聽了，便回答不來。低頭想了一會，沒奈何開口道：「原來有這樣的事。小弟不敢相瞞說，承賜那匹青驄，數日前曾借一個敝友乘到沙村，至今未回。這樣看來，敢就是他帶去賣與那林兄，也不見得。只是幾時待小弟去親認一認，便見明白。」俞公子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明日待小弟整治薄酌於東郊外杏花亭上，專請林耀如兄與仁兄相會一面。他必定乘著青驄前來，那時便好仔細一認，真假立見。」婁公子道：「這還該小弟整酒，請仁兄相陪才是。」俞公子大笑一聲，又把別事回答了幾句，遂起身作別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俞公子果然整酒在杏花亭上，特請林二官人與婁公子。又去叫了二個粉頭陪酒，一個名喚劉一仙，一個名喚秦素娥。他兩個原是汴京城中數一數二的妓者，一個品得好紫簫，一個唱得好清曲。大凡士夫人家，有著酒便來尋他兩個官身。三人遜坐停當，便把閒話說了一遍。酒至半闌，婁公子道：「小弟久聞他二位善於簫曲，何不請教一個？」劉一仙扭著身道：「奴家這幾日咳嗽，喉音不濟事哩。」秦素娥也推托道：「奴家多時嘔血，一發不曾沾著簫管哩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二位如此推卻，不願見教，想是不是知音不與彈了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婁相公、林相公風流瀟灑，忒知音在這裡。」劉一仙道：「俞相公，如今的清客都吹著紙條兒，合了曲子，因此我們行院家就不道品簫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二位可曉得吹紙麼？」劉一仙道：「奴家略學些兒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便請教一個兒吧。」劉一仙遂向衫袖裡拾出小小一塊白紙條兒，這秦素娥就將一柄棋盤金的扇子按著腔板，低低唱道：

桂枝香春衣初換，春晴乍暖。聽枝頭春鳥縉蠻，又聞著春鶯宛轉。想青春有幾？青春有幾？惹得人春情撩亂，春心難按。這暮春天，只愁翻起傷春病，斷送春闈人少年。

林二官人拍手大笑道：「妙得緊，妙得緊！二位有此精枝，正所謂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者也。」俞公子道：「二位仁兄，對此芳辰，聆此佳音，若不把金樽頻倒，可不辜負了良時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婁兄，小弟忝在愛中，今日方才會飲，想來尊量似不下於滄海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林兄如此風流倜儻，多是小弟緣慳，不得早聆清誨。」俞公子道：「二位仁兄，今日雖然乍會，後日正要通家來往。敢勞他二位再唱一曲，慢531慢暢飲幾杯，以盡竟日之歡，卻不是好？」劉一仙道：「只恐有污三位相公清耳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太謙遜了。」秦素娥又按著腔板兒唱道：

桂枝香

花開滿眼，花飛滿面。問長安花事猶饒想，洛陽花期將半。奈惜花早起，惜花早起，花神何晏，竟不管花英零亂。這賞花天，只愁幾陣催花雨，斷送花枝在眼前。

婁公子喝采道：「二位嘹亮清音，比前愈加入韻，足令聽者忘倦。」秦素娥道：「三位相公青雲貴容，我姊妹二人紅塵賤婢，今日得待左右，敢陳微技，只是出丑，且不見斥，過蒙見憐褒獎，何幸如之！」林二官人便斟兩杯酒道：「難得二位美情，請各飲一觴，權為酬敬。」兩個連忙站起身來，齊接在手，正是佳客賜，不敢辭，只得勉強立飲而盡。就斟了三巨觴，也去回敬，次第相送。裝起輕盈體態，微微笑道：「我姊妹二人重蒙賜觴，敢不奉敬？日前在勾欄中有新編鬧五更，其曲頗妙，尚未行遍人間，即當吹唱，奉敬三位相公酒。」三人一齊大笑道：「妙，妙，妙！二位既有新曲，正要見教。」秦素娥又按著腔板兒唱道：

鬧五更

一更裡不來呵痛斷腸，不思量，也思量。眼兒前不見他，心兒裡想呀，空身倚似窗，空身倚似窗。你今不來，教我怎的當？你今不來呵唔嚶喏，教我怎的當？

二更裡不來呵淚點衾，紗窗年，月兒明。銀盤照不見咱和你呀，抬頭側耳聽，聽得打二更。枕兒旁邊缺少一個人，枕兒旁邊呵唔嚶喏，缺少一個人。

三更裡不來呵淚點拋，紗窗年，月兒高。促織蟲兒不住梭梭叫呀，簷前鐵馬敲，簷前鐵馬敲。好一似陳搏睡又睡不著，好一似陳搏呵唔嚶喏，睡又睡不著。

四更裡不來呵淚點滴，紗窗年，月兒西。花朵身子獨自一個睡呀，負心短行虧，負心短行虧。你在誰家貪花戀酒杯？你在誰家呵唔嚶喏，貪花戀酒杯？

五更裡來了呵，吃得醉醺醺，打著罵著只是不則聲。聲聲問他只是不答應呀，嚇得臉兒紅，嚇得臉兒紅。短幸喬才笑殺一個人，短行喬才呵唔嚶喏，笑殺一個人。詎罷離情呵，奴為你受盡了許多熬煎氣。那一日不念你千遍呀，焚香禱告天，焚香禱告天。幾時得同床共枕眠？幾時得同床呵唔嚶喏，同床共枕眠？

唱畢，這三個人齊聲喝采道：「妙，妙，妙！二位歌喉宛轉，幾欲繞樑，愈出愈奇，頓使一座生輝，山靈增色。吾輩既有美酒，兼有妙人，大家吃到月轉花梢，甕乾杯盡。」你斟我飲，你飲我斟，傳杯弄盞，酣飲了許多時候。

看看紅日沉西，明蟾東起，劉一仙、秦素娥先自作別起身。林二官人就出席來，與俞公子稱謝。這婁公子卻是有心，問道：

「林兄還是馬行，步行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小弟已備得一匹青驄在此。」婁公子與俞公子作筵道：「青驄乃世間良驥，苟非林兄，焉能享此奇貨？何不借來賞鑒一賞鑒。」那林二官人即就喚從人帶到亭前。兩個仔細一看，那顏色與鞍轡果是不差。俞公子問道：「林兄，此馬產於胡地，不知林兄從何處得來？」林二官人笑道：「也是不意中得來。日前是沙村一個人，帶來賣與小弟的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價共幾何？」林二官人道：「連鞍轡將及二千金了。」俞公子道：「畢竟俗語說得好，一分行貨一分錢。」

林二官人道：「小弟前者曾見俞兄宅上有一良馬，顏色不相上下，敢也是一般胡種麼？」俞公子道：「便是這般說。那一匹亦名為青驄，數日前婁兄有一相知，也是借乘往沙村去，至今還未轉來。」林二官人驚訝道：「那人姓甚名誰？」婁公子道：「名喚夏方。」林二官人想了一想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是了，小弟前日交易的時節，那人說是姓秋名萬，敢就是此人改名，賣與小弟的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俞兄，端的不差。你想，夏與秋一理，方與萬相同，這再不消講起。」俞公子道：「終不然世間有這樣的人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婁兄，這也不止他一人。如今世上脫空靴者，多如此類。」林二官人道：「這也容易。既原是俞兄的家牧，況又涉著婁兄相知所借，今日正是見鞍思馬，睹物傷情。待小弟依舊返上就是。」